



護  
法  
論

宋丞相無盡居士張商英述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重刻護法論題辭

野一

蘇州開元住持煥翁禪師端文不遠千里而  
來請曰吾宗有護法論凡一萬二千三百四  
十五言宋觀文殿大學士丞相張商英所撰  
其弘宗扶教之意至矣盡矣昔者閩僧慧欽  
嘗刻諸梓翰林侍講學士虞集實爲之序兵  
燹之餘其版久不存端文以此書不可不傳  
也復令印生刻之今功已告完願爲序其首  
簡序曰妙明真性有若太空不拘方所初無  
形段冲澹而靜寥漠而清出焉而不知其所  
終入焉而不知其所窮與物無際圓妙而通  
當是時無生佛之名無自他之相種種含攝  
種種無礙尚何一法之可言哉奈太樸既散  
誕聖真漓營營逐物唯塵緣業識之趨正如  
迷人身陷大澤烟霧晦冥蛇虎縱橫競來迫

人欲加毒害被髮狂奔不辨四維西方大聖人以慈憫故三乘十二分教不得不說此法之所由建立也衆生聞此法者遵而行之又如得見日光逢善勝友爲驅諸惡引登康衢即離怖畏而就安隱其願幸孰加焉不深德之反從而詆之斥之是猶挾利劍以自傷初何損於大法乎人心顛隳莫此爲甚有識者憂之復體如來慈憫之心而護法論亦不容弗作也嗚呼三皇治天下也善用時五帝則易以仁信三王又更以智勇蓋風氣隨世而遷故爲治者亦因時而馭變焉成周以降昏亂邪僻翕然並作縲紲不足以爲囚斧鑕不足以爲威西方聖人歷陳因果輪迴之說使暴疆聞之赤頸汗背逡巡畏縮雖螻蟻不敢踐履豈不有補治化之不足抑宗元所謂陰

翊王度者是已此猶言其怖也其上焉者惘然內觀匪即匪離可以脫卑濁而極高明超三界而躋妙覺誠不可誣也奈何詆之奈何斥之世之人觀此論者可以悚然而思惕然而省矣雖然予有一說并爲釋氏之徒告馬棟宇堅者風雨不能漂搖榮衛充者疾病不能侵凌緇衣之士盍亦自反其本乎予竊怪夫誦佛陀言行外道行者是自壞法也毘尼不守馳騫外緣者是自壞法也增長無明嗔恚不息者是自壞法也傳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尚誰尤哉今因禪師之請乃懇切爲緇素通言之知我罪我予皆不能辭矣禪師豫章人知寶大法如護眼目然身服紙衣躬行苦行遇川病涉者梁之途齟齬者甍之枯飢暴露者掩之由衢之天寧遷住今剝首新

野一

二

戒壇授人以戒俾毋犯國憲其應機設化導民爲善致力於佛法者非言辭可盡也今又刻此論以傳誠無愧於有道沙門者矣洪武七年秋九月九日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撰

護法論後序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蓋道者先天地生亘古今而常存聖人得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豈不大哉故聖人或生於中國或生於西方或生於東夷西夷生

野

三

雖殊方其得道之真若合符契未始殊也佛者生於西方得道之真以治身以寂滅爲樂者也自得於妙有真空圓明廣大不可思議孔子以謂佛爲西方聖人孔子聖人也爲萬世之師豈虛語哉其尊敬如此學者學孔子

者也孔子之言不信反生謗斥與斥孔子何異此皆非吾徒也無盡居士深造大道之淵源洞鑒儒釋之不二痛夫俗學之蔽蒙不悟自己之真性不知道在日用之間顛倒妄想不待其門而入深懷憤嫉搖唇鼓舌專以斥佛爲能自比孟子拒楊墨之功俾後世稱之以爲聖人之徒聾瞶學者豈不欺心乎欺心乃欺天也則護法之論豈得已哉觀其議論勁正取與嚴明引證誠實鋪陳詳備明如皎日信如四時非胷中超脫該貫至道之要妙何以臻此故能釋天下之疑息天下之謗實後學之標準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其天與佛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無以異矣佛以戒定慧爲入道之大要吾儒所謂懲忿窒慾則戒也寂然不動則定也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慧也三者儒釋豈不  
相同蓋方冊所載皆古人之糟粕若誦糟粕  
而不識聖人之旨要與面牆者何異哉杏壇  
三千之衆得夫子之道者顏子一人而已尚  
未達一間靈山百萬徒衆悟玄機者迦葉一  
人而已況望聖人數千載之間聞其風讀其  
書咸欲造聖人之域不亦難乎宜其邪說橫  
議興焉則護法之論確乎不可拔也乾道辛  
卯六月望日無礙居士南澗鄭興 德與序

護法論

宋丞相無盡居士張商英述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以仁義忠信爲道耶則孔子固有仁義忠信矣以長生久視爲道耶則曰夕死可矣是果求聞何道哉豈非

野二

大覺慈尊識心見性無上菩提之道也不然則列子何以謂孔子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列子學孔子者也而遽述此說信不誣矣孔子聖人也尚尊其道而今之

學孔子者未讀百十卷之書先以排佛爲急務者何也豈獨孔子尊其道哉至於上下神祇無不宗奉矧茲凡夫輒恣毀斥自昧已靈可不哀歟韓愈曰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蓋爲史者採

野二

撫人之實迹尚有刑禍況無故輕薄以毀大聖人哉且茲人也無量劫來沈淪諸趣乘少善力而得此身壽夭特未定也縱及耳順從心之年亦暫寄人間耳以善根微劣不能親炙究竟其道須臾老之將至爲虛生浪死之人自可悲痛何暇更縱無明業識造端倡始誘引後世闡提之黨背覺合塵同入惡道罪萃厥身可不慎哉且佛何求於世但以慈悲廣大願力深重哀見一切衆生往來六道受種種苦無有已時故從兜率天宮示現淨飯國王之家爲第一太子道德文武端嚴殊特於聖人中而所未有於弱冠之年棄金輪寶位出家修道成等正覺爲天人師隨機演說三乘五教末後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爲教外別傳更相傳授接上根輩

故我本朝太宗皇帝之序金剛般若也則曰  
歎不修之業溥傷強執之愚迷非下士之所  
知豈淺識之能究大哉聖人之言深可信服  
一從佛法東播之後大藏教乘無處不有故  
余嘗謂欲排其教則當盡讀其書深求其理  
撫其不合吾儒者與學佛之見質疑辯惑而  
後排之可也今不通其理而安排之則是斥  
鸚笑鵲鵬朝菌輕松栢耳歐陽脩曰佛者善  
施無驗不實之事蓋亦未之思耳嘗原人之  
造妄者豈其心哉誠以朋急飢寒苟免患難  
而已佛者捨其至貴極富爲道忘身非飢寒  
之急無患難可免其施妄也何所圖哉若以  
造妄垂裕其徒凡夫尚知我躬不閱遑恤我  
後而佛豈不知耶古今世人有稍挾欺給者  
必爲衆人所棄況有識之賢者乎若使佛有

野一

六

纖毫妄心則安能俾其佛教綿亘千古周  
十方天龍鬼神無不傾心菩薩羅漢更相弘  
化試此論之有詐妄心者求信於卑凡下愚  
尚不可得況能攝伏於具神通之聖人哉經  
云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  
不異語者又云諸佛如來無妄語者信哉斯  
言明如皎日孟子曰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  
堯而已矣余則曰誦佛之言行佛之行是佛  
而已矣何慊乎哉佛祖修行入道蹊徑其捷  
如此而人反以爲難深可憫悼撮其樞要戒  
定慧而已若能持戒決定不落三塗若能定  
力決定功超六欲若能定慧圓明則達佛知  
見入大乘位矣何難之有哉詩云德輶如毛  
民鮮克舉之其是之謂乎韓愈與大顛論議  
徃復數千言卒爲大顛一問曰公自揣量學

問知識能如晉之佛圖澄乎能如姚秦之羅什乎能如蕭梁之寶誌乎愈曰吾於斯人則不如矣大顛曰公不如彼明矣而彼之所從事者子以爲非何也愈不能加答其天下之公言乎佛豈妨人世務哉金剛般若云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維摩經偈云經書呪禁術工巧諸技藝盡現行此事饒益諸群生法華經云資生業等皆順正法傳大士龐道元豈無妻子哉若也身處塵勞心常清淨則便能轉識爲智猶如握土成金一切煩惱皆是菩提一切世法無非佛法若能如是則爲在家菩薩了事凡夫矣豈不偉哉歐陽脩曰佛爲中國大患何言之甚歟豈不爾思凡有害於人者奚不爲人所厭而天誅哉安能深根固蒂於天下也桀紂爲中國天子害跡

一彰而天下後世共怨之況佛遠方上古之人也但載空言傳於此土人天向化若偃風之草苟非大善大慧大利益大因緣以感格人天之心者疇克爾耶一切重罪皆可懺悔謗佛法罪不可懺悔誠哉是言也謗佛法則是自昧其心耳其心自昧則猶破瓦不復完灰不重木矣可懺悔哉佛言唯有流通佛法是報佛恩今之浮圖雖千百中無一能髣髴古人者豈佛法之罪也其人之罪雖然如是禮非玉帛而不表樂非鐘鼓而不傳非藉其徒以守其法則佛法殆將泯絕而無聞矣續佛慧命何賴焉濫其形服者誅之自有鬼神矣警之自有果報矣威之自有刑憲矣律之自有規矩矣吾輩何預焉然則是言也余至於此卒存二說蘇子瞻嘗謂余曰釋氏之徒



諸佛教法所繫不可以庶俗待之或有事至  
庭下則吾徒當以付囑流通爲念與之闊略  
可也又曾逢原作郡時釋氏有訟者閱實其  
罪必罰無赦或有勉之者則曰佛法委在國  
王大臣若不罰一戒百則惡者滋多當今之  
世欲整齊之捨我輩其誰乎余考二公之言  
則逢原所得多矣其有不善者誠可惡也豈  
不念皇恩度牒不與征役者人主之惠哉豈  
不念古語有云一子出家九族生天哉豈不  
念舜親棄俗當爲何事哉豈不念光陰易往  
而道業難成哉豈不念道眼未明而四恩難  
報哉豈不念行業不修而濫膺恭敬哉豈不  
念道非我修而誰修哉豈不念正法將墜而  
魔法增熾哉蓋昔無著遇文殊時已有凡聖  
同居龍蛇混雜之說況今去聖逾遠求其純

一也不亦難乎然念大法所寄譬猶披沙揀  
金裏石攻玉縱於十斛之沙得粒金一山之  
石得寸玉尚可以爲世珍寶也非特學佛之  
徒爲然孔子之時已分君子儒小人儒矣況  
茲後世服儒服者豈皆孔孟顏閔者哉雖曰  
學者求爲君子安能保其皆爲君子耶歷觀  
自古巨盜姦臣強叛猾逆率多高才博學之  
士豈先王聖教之罪歟豈經史之不善歟由  
此喻之末法像教之僧敗群不律者勢所未  
免也韓愈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  
流入中國上古未曾有也自皇帝已下文武  
已上舉皆不下百歲後世事佛漸謹年代尤  
促陋哉愈之自欺也愈豈不聞孟子曰舜生  
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  
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舜與文

王皆聖人也爲法於天下後世安可夷其人廢其法乎況佛以淨飯國王爲南瞻部洲之中而非夷也若以上古未嘗有而不可行則蚩尤瞽叟生於上古周公仲尼生於後世豈可捨衰周之聖賢而取上古之凶頑哉而又上古野處穴居茹毛飲血而上棟下宇鑽燧改火之法起於後世者皆不足用也若謂上古壽考而後世事佛漸謹年代尤促者竊鈴掩耳之論也愈豈不知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事乎豈不知孔鯉顏淵冉伯牛之天乎而又書無逸曰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彼時此方未聞佛法之名自漢明佛法至此之後二祖大師百單七歲安國師百二十八歲趙州和尚七百二十甲子豈佛法之咎也又曰如彼言

可憑則臣家族合至灰滅此亦自蔽之甚也佛者大慈大悲大喜大捨自他無間冤親等觀如提婆達多種種侵害於佛而終憐之授記作佛而後世若求喜怒哀禍福以爲靈則是邀祭祀之小小鬼神矣安得謂之大慈悲之父乎世間度量之人尚能遇物有容犯而不校況心包太虛量廓沙界之聖人哉信與不信何加損焉佛者如大醫王善施法藥有疾者信而服之其疾必瘳其不信者蓋自棄耳豈醫王之咎哉夏蟲不可語冰霜井蛙不可語東海吾於韓愈見之矣若謂事佛促壽則毀佛者合當永壽後世之人排佛者故多矣士庶不足道也如唐武宗會昌五年八月下旬廢教至六年三月初纔及半年而崩者此又何也如唐李白杜甫盧仝李翱之輩韓愈

亦自知其不及矣然諸子亦未嘗排佛亦不失高名也衆人之情莫不好同而惡異是此而非彼且世之所悅者紛華適意之事釋之所習者簡靜息心之法此其所以相違於世也諸有智者當察其理之所勝道之所在又安可不原彼此之是非乎林下之人食息禪宴所守規模皆佛祖法式古今依而行之舉皆證聖成道每見譏於世者不合俗流故也佛之爲法甚公而至廣又豈止緇衣祝髮者得私爲哉故唐相裴公美序華嚴法界觀云世尊初成正覺歎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經佛之隨機接引故多開遮權變不可執一而求也歐陽永叔曰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其民蒙福如此永叔好

野一

十一

同惡異之心是則是矣然不能通方遠慮何其隘哉若必以結繩之政施之於今可乎殊不知天下之理物希則貴若使世人舉皆爲儒則孰不期榮孰不謀祿期謀者衆則爭競起爭競起則妬忌生妬忌生則褒貶勝褒貶勝則仇怨作仇怨作則擠陷多擠陷多則不肖之心無所不至矣不肖之心無所不至則爲儒亦不足爲貴矣非特儒者爲不足貴也士風如此則求天下之治也亦難矣佛以其法付囑國王大臣不敢自專也欲使其後世之徒無威勢以自尊隆道德以爲尊無爵祿以自活依教法以求活乞食於衆者使其折伏僇慢下心於一切衆生又維摩經佛令迦葉前往問疾迦葉憶念昔於貧里而行乞食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迦葉有慈心而不

能普捨豪富從貧乞也肇法師註云迦葉以貧人昔不植福故生貧里若今不積善後復彌甚愍其長苦故多就乞食又曰見來求者爲善師想什法師註云本無施意因彼來求發我施心則爲我師故爲善師想也不畜婁子者使其事簡累輕道業易成也易其形服者使其遠離塵垢而時以自警也惜乎竊食其門者志願衰劣不能跂及古人良可歎也且導民善世莫盛乎教窮理盡性莫極乎道彼依教行道求至涅槃者以此報恩德以此資君親不亦至乎故後世聖君爲之建寺宇置田園不忘付囑也使其安心行道隨方設化名出四民之外身處六和之中其戒淨則福蔭人天其心真則道同佛祖原其所自之恩皆吾君之賜也苟能以禪律精修於天地

無媿表率一切衆生小則遷善遠罪大則悟心證聖上助無爲之化密資難報之恩則不謬爲如來弟子矣苟違佛祖之戒濫膺素餐罪豈無歸乎上世雖有三武之君以徇邪惡下臣之請銳意剪除既廢之後隨而愈興猶霜風之肅物也亦暫時矣如冬後有春之譬欲盡鐵草木者能使冬後無春則可矣苟知冬後有春則何苦自當其惡而彰彼爲善也於已何益哉余嘗觀察其徒中間有辭榮捨富者俊爽聰明者彼豈不知富貴可樂春色可喜肥鮮之甘車服之美而甘心於幽深間寂之處藜羹藿布僅免飢寒縱未能大達其道是必漸有所自得者歟議者深嫉其徒不耕而食亦知其一而莫知其他也豈不詳觀通都大邑不耕而食者十居七八以至山林

江海之上草竊姦宄市鄽邸店之下娼優厮役僻源邪徑之間欺公負販神祠廟宇之中師童巫祀者皆然也何獨至於守護心城者而狀之哉今戶籍之民目犁鋤者其亦幾何釋氏有刀耕火種者栽植林木者灌溉蔬果者服田力穡者矣豈獨今也如古之地藏禪師每自耕田嘗有語云諸方說禪浩浩地爭如我這裏種田博飯喫百丈惟政禪師命大衆開田曰大衆爲老僧開田老僧爲大衆說大法義大智禪師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爲山問仰山曰子今夏作得箇什麼事仰山曰鋤得一片畚種得一籬粟爲山曰子可謂不虛過時光斷際禪師每集大衆栽松鑲茶洞山聰禪師嘗手植金剛嶺松故今叢林普請之風尚存焉釋氏雖衆而各止一身一粥一

飯補破遮寒而其所費亦寡矣且其既受國恩紹隆三寶而欲復使之爲農可乎況其田園隨例常賦之外復有院額科數官客往來種種供給歲之所出猶愈於編民之多也其於公私何損之有余嘗疾今官有勸農之虛名而挾抑農之實惠且世之利用苟有益者不勸而人自趨矣今背公營私者侵漁不已或奪其時作不急之務是抑之也何勸之有今游惰者十常七八耕者十無二三耕者雖少若使常稔則菽粟亦如水火矣近歲或旱或潦無歲無之四方之利秀而不實者歲常二三甚者過半亦豈爲耕者少而糧不足哉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富苟無以致和氣而召豐年雖多耕而爭以爲歲之豐凶繫乎世數意其天理亦自有準量歟歲常豐穀愈賤

耕者愈少此灼然之理僧者佛祖所自出也  
有苦行者有密行者各人有三昧隨分守常  
德孜孜於戒律念念在定慧能捨人之所難  
捨能行人之所不能行外富貴若浮雲視色  
聲如谷響求道則期大悟而後已惠物則念  
衆生而不忘今野厭僧者其厭佛祖乎佛以持  
戒當行孝不殺不盜不淫不妄不茹葷酒以  
此自利利他則仁及含靈耳又豈現世父母  
哉蓋念一切衆生無量劫來皆曾爲已父母  
宗親故等之以慈而舉期解脫以此爲孝不  
亦優乎且聰明不能敵業富貴豈免輪回銅  
山奚補於餒亡金穴靡聞於長守余忝高甲  
之第仕至聖朝宰相其於世俗名利何慊乎  
哉拳拳繫念於此者爲其有自得於無窮之  
樂也重念人生幻化不啻浮泡之起滅於茲

五蘊完全之時而不聞道可不惜哉若世間  
更有妙道可以印吾自肯之心過真如涅槃  
者吾豈不能捨此而趨彼耶惡貧欲富畏死  
欣生飲食男女田園貨殖之事人皆知之君  
子不貴也所貴也者無上妙道也或謂余曰  
僧者毀形遁世之人而子助之何多哉余曰  
余所存誠者佛祖遺風矣豈恤乎他哉子豈  
不聞孟子言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  
艾孰謂巾髮而娶者必爲孝子賢人今世俗  
之間博奕飲酒好勇鬪狠以危父母者比比  
皆是也又安可相形而不論心哉野前輩有作無  
佛論者何自蔽之甚也今夫日月星辰雷霆  
風雨昭昭然在人耳目豈無主張者乎名山  
大川神祇廟貌可謂無乎世間邪精魍魎小  
鬼神猶尚怙然信其是有何獨至於佛而

疑之曠大劫來修難行苦行成等正覺爲聖中至聖人天法王明極法身充滿沙界而謂之無可乎哉大集經云商主天子問佛在世之日所有供養世尊是受者而施者獲福世尊滅後供養形像誰爲受者佛言諸佛如來法身也若在世若滅後所有供養其福無異華嚴亦曰佛以法爲身清淨如虛空雖然諸佛而名其道蓋善權方便接引之門耳若必謂之無則落空見外道斷見外道自昧自棄可悲也矣如雲門大師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者此大乘先覺之人解粘去縛遣疑破執而已豈初學者可躡等哉此可與智者道不可與愚者語其教之興也恢弘之則有具神通之聖人信向之則有大根器之賢哲以至天地鬼神之靈無不景慕豈徒

然哉大抵所尚必從其類擬之必從其倫般若正知菩提真見豈凡庸之人所能睥睨哉故同安察云三賢尚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緣覺辟支四果聲聞尚不與其列況其下者乎在聖則爲大乘菩薩在天則爲帝釋梵王在人則爲帝王公侯上根大器功成名遂者在僧俗中亦必宿有靈骨負逸群超世之量者方能透徹故古德云聞而不信尚結佛種之因學而未成猶益人天之福惜乎愚者昧而不能學慧者疑而不能至間有世智辯聰者必爲功名所誘思日競展焚膏繼晷惶惶汲汲然涉獵六經子史急目前之應對尚且不給何暇分陰及此哉或有成名仕路者功名汨其慮富貴蕩其心反以此道爲不急罔然置而不問不覺光陰有限老死忽至

臨危湊亟雖悔奚追世有大道遠理而不窺其涯涘者媿於古聖賢多矣旣不聞道則必流浪生死散入諸趣而昧者甘心焉是誰之過歟嵩嶽珪禪師云佛有三能三不能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一切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謂三能三不能也今有心憤憤口悻悻聞佛似寇讎見僧如蛇虺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且佛尚不能化導無緣吾如彼何哉議者皆謂梁武奉佛而亡國蓋不探佛理者未足與議也國祚之短長世數之治亂吾不知其然矣堯舜大聖而國止一身其禪位者以其子之不肖而後禪也其子之不肖豈天之罪歟自開闢至漢明帝以前佛法未至於此而國有遇難者

野一

十七

何也唐張燕公所記梁朝四公者能知天地鬼神變化之事了如指掌而昭明太子亦聖人之徒也且聖者以治國治天下爲緒餘耳豈無先覺之明而慎擇可行之事以告武帝哉蓋定業不可逃矣嗚呼定業之不可逃也猶水火之不可入也其報之來若四時之無爽也如西土師子尊者此土二祖大師皆不免也又豈直師子二祖哉釋迦如來尚且不免金鏘馬麥之報況初學凡夫哉蓋修也者改往修來矣且宿業旣還已則將來之善豈捨我哉今夫爲女形者實劣於男矣遽欲奉佛而可亟變爲男子乎必將盡此報身而有待於來世乎梁武壽高九十不爲不多以疾而卒不至大惡但捨身之謬以其先見禍兆筮得乾卦上九之變取其貴而無位高而無



民以此自卑欲圖弭災召福者梁武自謬耳  
於佛何有哉梁武小乘根器專信有爲之果  
茲其所以不遇達磨之大法也過信泥跡執  
中無權者亦其定業使之然乎但聖人創法  
本爲天下後世豈爲一人設也孔子曰仁者  
壽而力稱回之爲仁而回且夭矣豈孔子之  
言無驗歟蓋非爲一人而言也梁武之奉佛  
其類回之爲仁乎侯景兵至而集沙門念摩  
訶般若波羅蜜者過信泥跡而不能權宜適  
變也亦猶後漢向詡張角作亂詡上便宜頗  
多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兵於河  
上北向讀孝經則賊當自消滅又如後漢蓋  
勲傳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  
右扶風宋梟爲守患多寇叛謂勲曰涼州寡  
於學術故屢多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

野一

天

習之庶或使人知義此亦用之者不善也豈  
孝經之罪歟抑又安知梁武前定之業禍不  
止此由作善以損之故能使若是之壽也又  
嘗以社稷存亡久近問於誌公公自指其咽  
示之蓋識侯景也公臨滅時武帝又復詢詰  
前事誌公曰貧僧塔壞陛下社稷隨壞公滅  
後奉勅造塔已畢武帝忽思曰木塔其能久  
乎遂命撤去改創以石塔貴圖不朽以應其  
記拆塔纔畢侯景兵已入矣至人豈不前知  
耶如安世高帛法祖之徒故來畢前世之對  
不遠千里自投死地者以其定業不可逃也  
如晉郭璞亦自知其不免況識破虛幻視死  
如歸者乎豈有明知宿有所負而欲使之避  
拒苟免哉歐陽永叔跋萬回神跡記碑曰世  
傳道士罵老子云佛以神怪禍福恐動世人

俾皆信向故僧尼得享豐饒而吾老子高談清淨遂使我曹寂寞此雖鄙語有足采也永叔之是其說也亦小有才而未達通方之大道者歟不揣其本之如此也神怪禍福之事何世無之但儒者之言文而略耳又況真學

野

九

佛者豈以溫飽爲志哉本以求無上菩提出世間之大法耳且道士是亦棄俗人也若以出家求道則不以寂寞爲怨若以圖餽餽爲心則不求出離不念因果世間萬途何所不可哉或爲胥徒或習醫卜百工技藝屠沽負販皆可爲也棄此取彼孰禦焉唐太宗方四歲時已有神人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必能濟世安民及其未冠也果然建大功業亦可爲大有之君矣歐陽脩但一書生耳其修唐書也以私意臆說妄行褒貶比太宗爲

中才庸主而後世從而和之無敢議其非者嗚呼學者隨世高下而歐陽脩獨得專美於前誠可歎也作史者固當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而脩之編史也唐之公卿奸道者甚多其與禪衲遊有機緣事跡者舉皆削之及其致仕也以六一居士而自稱何也以居士自稱則知有佛矣知有而排之則是好名而欺心耳豈謂端人正士乎今之人排佛以沽名者亦多矣如唐柳子厚移書韓退之不須力排二教而退之集無答子厚書者豈非韓公知其言之當而默從之故不復與之辯論也近世王逢原作補書鄙哉逢原但一孤寒庸生耳何區區闡提之甚也退之豈不能作一書而待後人補也其不知量也如此蓋漢唐以來帝王公侯奉佛者

不可勝計也豈害其爲賢聖哉余嘗謂歐陽脩曰道先王之言而作囂訟匹夫之見今匿人之善偏求其短以攻刺之者囂訟匹夫也公論天下後世之事者可如是乎甚哉歐陽脩之自蔽也而欲蔽於人又欲蔽天下後世幸其私臆之流言終必止於智者雖見笑於通方博古之士而未免誘惑於躁進狂生耳如斯人也使之侍君則佞其君絕佛種性斷佛慧命與人爲友則導其友戕賊真性奔競虛名終身不過爲一聰明凡夫矣其如後世惡道何修乎修乎將謂世間更不別有至道妙理止乎如此緣飾此小文章而已豈非莊生所謂河伯自多於水而不知復有海乎若也使其得志則使後世之人永不得聞曠劫難逢之教超然出世之法豈不哀哉岐人天

之正路瞎人天之正眼昧因果之真教澆定慧之淳風無甚於脩也余嘗觀歐陽脩之書尺謀謀以憂煎老病自悲雖居富貴之地戚戚然若無所容者觀其所由皆真情也其不通理性之明驗歟由是念之大哉真如圓頓之道豈僻隘淺識之境界哉六道輪回三途果報由自心造實無別緣謂彼三途六道自然而然者何自棄之甚也一失人身悔將何及三界萬法非有無因而妄招果苟不顧因果則是自欺其心自欺其心則無所不至矣

野

三十一

近世伊川程顥謂佛家所謂出世者除是不在世界上行爲出世也士大夫不知淵源而論佛者類如此也殊不知色受想行識世間法也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出世間法也學佛先覺之人能成就通達出世間法者謂之

出世也稍類吾儒之及第者謂之登龍折桂也豈其真乘龍而握桂哉佛祖應世本爲群生亦猶吾教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豈以不在世界上行爲是乎超然自利而忘世者豈大乘聖人之意哉然雖如是傷今不及見古也可爲太息古之出世如青銅錢萬選萬中截瓊枝寸寸是玉析梅檀片片皆香今則魚目混珠薰蕕共囿羊質虎皮者多矣遂致玉石俱焚古人三二十年無頃刻間雜用身心念念相應如雞伏卵尋師訪友心心相契印印相證琢磨淘汰淨盡無疑晦跡韜光陸沉于衆道香果熟諸聖推出爲人天師一言半句耀古騰今萬里同風千車合轍今則習口耳之學裨販如來披師子皮作野干行說時似悟對

境還迷所守如塵俗之匹夫略無媿恥公行賄賂密用請託劫掠常住交結權勢佛法凋喪大率緣此得不爲爾寒心乎余嘗愛本朝王文康公著大同論謂儒道釋之教泐淺至深猶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誠確論也余輒是而詳之余謂群生失真迷性棄本逐末者病也三教之語以驅其惑者藥也儒者使之求爲君子者治皮膚之疾也道書使之日損損之又損者治血脉之疾也釋氏直指本根不存枝葉者治骨髓之疾也其無信根者膏肓之疾不可救者也儒者言性而佛者見性儒者勞心而佛者安心儒者貪著而佛者解脫儒者諠譁而佛者純靜儒者尚勢而佛者忘懷儒者爭權而佛者隨緣儒者有爲而佛者無爲儒者分別而佛者平等儒者

好惡而佛者圓融儒者望重而佛者念輕儒者求名而佛者求道儒者散亂而佛者觀照儒者治外而佛者治內儒者該博而佛者簡易儒者進求而佛者休歇不言儒者之無功也亦靜躁之不同矣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猶是佛家金鎖之難也同安察云無心猶隔一重關況著意以觀妙乎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佛則雖見可欲心亦不亂故曰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八法之風不動如來猶四風之吹須彌也老子曰弱其志佛則立大願力老以玄牝爲天地之根佛則曰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外無一法而建立法尚應捨何況非法老以抱一專氣知止不殆不爲而成絕聖棄智此則正是圓覺作止任滅之四病也老曰去彼取此釋則圓同

野一

二十三

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老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文殊師利則以身爲如來種肇法師解云凡夫沉淪諸趣爲煩惱所蔽進無寂滅之歡退有生死之畏故能發跡塵勞標心無上植根生死而敷正覺之華蓋辛得此身而當勇猛精進以成辦道果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是故煩惱泥中乃有衆生起佛法耳老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釋則曰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聽是邪聞老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釋則曰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老曰智慧出有大僞佛則曰無礙清淨慧皆從禪定生以大智慧而到彼岸老曰我獨昏昏我獨悶悶楞嚴則以明極爲如來三祖則曰洞然明白大智則曰靈光洞耀迥

脫根塵老曰道之爲物也唯恍唯惚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釋則務見諦明了自肯自重老曰道法自然楞伽則曰前聖所知轉相傳授老曰物壯則老是謂非道佛則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以謂道無今古豈有壯老人之幻身亦老也豈謂少者是道老者非道乎老則堅欲去兵佛則以一切法皆是佛法老曰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佛則云信吾言者猶如食蜜中邊皆甜老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若據宗門中則勤而行之正是下士爲他以上士之士兩易其語老曰塞其穴閉其門釋則屬造作以爲者敗執者失又成落空老欲去智愚民復結繩而用之佛則以智波羅蜜變衆生業識爲方便智換名不換體也

野

二十四

不謂老子無道也亦淺與之不同耳雖然三教之書各以其道善世礪俗猶鼎足之不可缺一也若依孔子行事爲名教君子依老子行事爲清虛善人不失人天可也若曰盡滅諸累純其清淨本然之道則吾不敢聞命矣余嘗論之讀儒書者則若趨炎附寵而速富貴讀佛書者則若食苦燕澀而致神仙其初如此其効如彼富貴者未死已前溫飽而已較之神仙孰爲優劣哉儒者但知孔孟之道而排佛者舜犬之謂也舜家有犬堯過其門而吠之是大也非謂舜之善而堯之不善也以其所常見者舜而未嘗見者堯也吳書云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闕澤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否闕澤曰若將孔老二家比較佛法遠之遠矣所以然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

敢違天諸佛設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具主大悅或曰佛經不當誇示誦習之人必獲功德蓋不知諸佛如來以自得自證誠實之語推已之驗以及人也豈虛言哉諸經皆云以無量珍寶布施不及持經句偈之功者蓋以珍寶住相布施止是生人天中福報而已若能持念如說修行或於諸佛之道一言見諦則心通神會見謝疑亡了物我於一如徹古今於當念則道成正道覺齊佛覺矣孰盛於此哉儒豈不曰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也或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語不云乎學也祿在其中矣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書曰作善降祥此亦必然之理也豈吾聖人妄以祿與慶祥誇示於人乎或曰誦經以獻鬼神者彼將安用

野一

二十五

余日子固未聞布施猶輕法施最重古人蓋有遠行臨別不求珍寶而乞一言以爲惠者如晏子一言之諷而齊侯省刑景公一言之善而熒惑退舍吾聖人之門弟子或問孝或問仁或問政或問友或問事君或問爲邦有得一言長善救失而終身爲君子者矣此止終身治世之語耳比之如來大慈法施誠諦之語感通八部龍天震動十方世界或向一言之下心地開明一念之間性天朗徹高超三界顚脫六塵清涼身心剪拂業累契真達本入聖超凡得意生身自然無礙隨緣作主遇緣即宗先得菩提次行濟度世間之法復有過此者乎一切鬼神各欲解脫其趣其於如來稱性實談欣戴護持也宜矣又況佛爲無上法王金口所說聖教靈文一誦之則爲

法輪轉地夜叉唱空報四天王天王聞已如是展轉乃至梵天通幽通明龍神悅懌猶若綸言誕布詔令橫流寰宇之間孰不欽奉又沉佛爲四生慈父如父命其子奚忍不從誦經之功其旨如此教中云若能七日七夜心

野一

三十六

不散亂者隨其所作定有感應若形留神往外寂中搖則尋行數墨而已何異春禽晝啼秋蟲夜鳴雖百萬徧果何益哉余謂耿恭拜井而出泉魯陽揮戈而駐日誠之所感只在須臾七日之期尚爲差遠十千之魚得聞佛號而爲十千天子五百之蝠因樂法音而爲五百聖賢蟒因修懺而生天龍聞說法而悟道古人豈欺我哉三藏教乘者權教也實際理地者唯此一事實也唯佛世尊是究竟法而一切法者爲衆生設也今不藉權教啓迪

初機而遽欲臻實際理地者不亦見彈而思鶚炙乎此善惠大士所謂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也其不然乎佛法化度世間皎如青天白日而迷者不信是猶盲人不見日月也豈日月之咎哉但隨機演說方便多門未易

究耳學者如人習射久久方中棗栢大士云存修却敗放逸全乖急亦不成緩亦不得但知不休必不虛棄又白樂天問寬禪師無修無證何異凡夫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

野一

三十七

則近執著忘則落無明此爲心要耳此真初學入道之法門也或謂佛教有施食真言能變少爲多如七粒徧十方之語豈有是理余曰不然子豈不聞勾踐一器之醪而衆軍皆醉樂巴一巵之酒而蜀川爲雨心靈所至而



無感不通況託諸佛廣大願力廓其善心變少爲多何疑之有妙哉佛之知見廣大深遠具六神通唯其具宿命通則一念超入於多劫唯其具天眼通則一瞬徧周於沙界且如阿那律小果聲聞爾唯具天眼一通尚能觀大千世界如觀掌中況佛具真天眼乎舍利弗亦小果聲聞爾於弟子中但稱智慧第一尚能觀人根器至八千大劫況佛具正徧知乎唯其知見廣大深遠則說法亦廣大深遠矣又豈凡夫思慮之所能及哉試以小喻大均是人也大聰明者有極愚魯者大聰明者於上古興亡治亂之跡六經子史之論事皆能知至於海外之國雖不及到亦可觀書以知之極愚魯者誠不知也又安可以彼知者爲誕也一自佛法入此之後間有聖人出

現流通輔翼試撫衆人耳目之所聞見者論之如觀音菩薩示現於唐文宗朝泗州大聖出現於唐高宗朝婺州義烏縣傅大士齊建武四年乙丑五月八日生時有天竺僧嵩頭陀來謂曰我昔與汝毗婆尸佛所同發誓願今兜率天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命大士臨水觀形見有圓光寶蓋大士曰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行道之時常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號州闔鄉張萬回法雲公者生於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有兄萬年久征遼左相去萬里母程氏思其信音公早晨告母而往至暮持書而還豐干禪師居常騎虎出入寒山拾得爲之執侍明州奉化布袋和尚坐亡於嶽林寺而復現於他州宋太始初誌公禪師乃金城朱氏之子數日不食無

飢容語多靈應晉石勒時佛圖澄掌中照映  
千里鎮州普化臨終之時搖鈴騰空而去五  
臺鄧隱峯遇官兵與吳元濟交戰飛錫乘空  
而過兩軍遂解嵩嶽帝受戒法於元珪禪師  
仰山小釋迦有羅漢來參并受二王戒法破  
竈墮之類皆能證果鬼神達磨大師一百五  
十餘歲滅於後魏孝明帝太和十九年葬於  
熊耳山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遇于葱  
嶺攜一革履歸西而去後孝莊聞奏啓墳觀  
之果只一履存焉文殊師利佛滅度後四百  
年猶在人間天台南嶽羅漢所居應供人天  
屢顯聖跡汀州南安巖主靈異頗多潭州華  
林善覺禪師武寧新興嚴陽尊者俱以虎爲  
侍從道宣律師持律精嚴感毗沙門天王之  
子爲護戒神借得天上佛牙今在人間徽宗

皇帝初登極時因取觀之舍利隔水晶匣落  
如雨點故太平盛典有御製頌云大士釋迦  
文虛空等一塵有求皆赴感無利不分身玉  
瑩千輪皎金剛百煉新我今恭敬禮普願濟  
群倫皇帝知余好佛而嘗爲余親言其事如  
前所撫諸菩薩聖人皆學佛者也余所謂若  
使佛有纖毫妄心則安能攝伏於具神通聖  
人也釋有如彌天道安東林慧遠生聲融睿  
陳慧榮隋法顯梁法雲智文之徒皆日記數  
萬言講則天華墜席頑石點頭亦豈常人哉  
如李長者龐居士非聖人之徒歟孫思邈寫  
華嚴經又請僧誦法華經呂洞賓參禪設供  
彼神仙也豈肯妄爲無益之事乎況茲凡夫  
敢恣毀斥但佛之言表事表理有實有權或  
半或滿設漸設頓各有攸當苟非具大信根

未能無惑亦猶吾儒所謂子不語怪力亂神而春秋石言于晉神降于莘易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此非神怪而何孟子不言利而曰善政得民財於宋受兼金此非利而何蓋聖人之言從權適變有反常而合道者又安可以前後異同之言議聖人也諸同志者幸於佛祖之言詳披諦信真積力久自當證之方驗不誣天下人非之而吾欲正之正如孟子所謂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余豈有他哉但欲以公滅私使一切人以難得之身知有無上菩提各識自家寶藏狂情自歇而勝淨明心不從人得也吾何畏彼哉晉惠帝時王浮僞作化胡經蓋不知佛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滅於穆王五十二年歷恭懿孝夷厲宣幽平桓莊僖惠襄頃匡定一十六王滅後三百

野一

三十

四十二年至定王三年方生老子過流沙時佛法遐被五天竺及諸隣國著聞天下已三百餘年矣何待老子化胡哉呂夏卿序八師經曰小人不知刑獄之畏而畏地獄之慘雖生得以欺於世死亦不免於地下矣今有人焉姦雄氣燄足以塗炭於人而反不敢爲者以有地獄報應不可逃也若使天下之人事無大小以有因果之故皆不敢自欺其心善護衆生之念若無侵凌爭奪之風則豈不刑措而爲極治之世乎謂佛無益於天下者吾不信矣諒哉人天路上以福爲先生死海中修道是急今有欲快樂人天而不植福欲出離生死而不明道是猶鳥無翼而欲飛木無根而欲茂奚可得哉古今受五福者非善報而何嬰六極者非惡報而何此皆過去所修

而於今受報寧不信哉或云天堂是妄造地獄非真說者何愚如此佛言六道而人天鬼畜灼然可知四者既已明矣唯脩羅地獄二道但非凡夫肉眼可見耳豈虛也哉只如神怪之事何世無之亦涉史傳之載錄豈無耳

野一

三十一

目之聞見雖愚者亦知其有矣人多信於此而疑於彼者是猶終日數十而不知二五也可謂賢乎曾有同僚謂余曰佛之戒人不食肉味不亦迂乎試與公詳論之雞之司晨貓之捕鼠牛之力田馬之代步犬之司禦不殺可也如豬羊鵝鴨水族之類本只供庖廚之物苟爲不殺則繁植爲害將安用哉余曰不然子未知佛理者也吾當爲子言其涯略章明較著善惡報應唯佛以真天眼宿命通故能知之今惡道不休三途長沸良有以也一

切衆生遞相吞噉昔相負而冥相償豈不然乎且有身衆生如鯨鰲師象巴蛇鯢鵬之類是也細身衆生如蚊蚋螭螟蟻蚤虱之類是也品類巨細雖殊均其一性也人雖最靈亦只別爲一類耳儻不能積善明德識心見道瞽瞍然以嗜慾爲務成就種種惡業習氣於倏爾三二十年之間則與彼何異哉且迦樓羅王展翅闊三百三十六萬里阿脩羅王身長八萬四千由旬以彼觀之則此又不直毫末耳安可以謀畫之差大心識之最靈欺他類之渺小不靈而恣行殺戮哉只如世間牢獄唯治有罪之人其無事者自不與焉智者終不曰建立郡縣設官置局不可閑冷却須作一兩段事往彼相共閑熟也今雖衆生無盡惡道茫茫若無冤對即自解脫復何

疑哉若有專切修行決欲疾得阿耨菩提者  
更食衆生血肉無有是處唯富貴之人宰制  
邦邑者又須通一線道昔陸亘大夫問南泉  
云弟子食肉則是不食則是南泉曰食是大  
夫祿不食是大夫福又宋文帝謂求那跋摩  
曰孤媿身徇國事雖欲齋戒不殺安可得如  
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修當異帝王者  
但正其出言發令使乎人神悅和人神悅和  
則風雨順時風雨順時則萬物遂其所生也  
以此持齋齋亦生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  
必輟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爲之修乎帝撫  
几稱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真  
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天人之際矣由是  
論之帝王公侯有大恩德陶鑄天下者則可  
矣士庶之家春秋祭祀用之以時者尚可懺

野一

三十二

悔圓顙方服者承佛戒律受人信施而反例  
塵俗飲酒食肉非特取侮於人而速戾于天  
亦袈裟下失人身者是爲最苦忍不念哉吾  
儒則不斷殺生不戒酒肉於盜則但言慢藏  
誨盜而已於姪則但言未見好德如好色面  
已安能使人不犯哉佛爲之教則彰善癉惡  
深切著明顯果報說地獄極峻至嚴而諛諛  
強暴者尚不悛心況無以警之乎然五戒但  
律身之麤跡修行之初步若昇高必自下若  
陟遐必自邇求道證聖之人亦未始不由此  
而入也至於亡思慮泯善惡融真妄一聖凡  
單傳密印之道又非可以紙墨形容而口舌  
辯也文章蓋世止是虛名勢望驚天但增業  
習若比以定慧之法治本有之神明爲過量  
人超出三界則孰多於此哉士農工商各分

野二

三十三

其業貧富壽夭自出前定佛法雖亡於我何  
益佛法雖存於我何損功名財祿本繫乎命  
非由謗佛而得榮貴利達亦在乎時非由斥  
佛而致一時之間操不善心妄爲口禍非唯  
無益當如後患何智者慎之狂者縱之六道  
報應勝劣所以分也余非佞也願偕諸有志  
者背塵合覺同底于道不亦盡善盡美乎或  
有闡提之性根於心者必不取于是說余無  
恤焉

護法論終

護法論後序

樹教聖人其設教雖殊然於化人遷善去惡則其一也故曰爲教不同同歸於善若夫超出世間明了生死惟佛氏之學無盡居士得兜率悅心不傳之旨以大辯才縱橫演說猶慮去佛既遠邪見者多不知向上之宗妄有謗訕之語此護法之論所由作也閩建寧高仰山古梅禪師弟子慧欽遊方時得此論乃與住持智了及諸上士謀之命工繡梓以廣其傳可謂善用其心矣斯論一出人得而覽之殆若貧而得寶暗而得燈真所謂護如來正法之金湯斬邪見稠林之利劍也後世之士苟未達無盡之閻與臻無盡之造詣妄以斥佛爲高以要譽時流聾瞽學者寧不自愧於其心哉然爲其徒者不能致力於佛祖之

野一

三十四

道亦獨無愧乎哉吾嘗宴坐寂然心境混融紛然而作不淪於有泯然而消不淪於無語大則天下莫能載語小則天下莫能破雖有智者其猶有所未盡也然後乃知凡可以言譽可以言毀者特其道之麤耳至若實際埋地清淨妙明凝然湛然了無一法則又果何所毀果何所護哉慧欽乃欣然請書以爲後序云了字微堂飽叅來歸據席說法欽字肅莽清心苦行不私於已皆足以恢弘古梅之道并識之至正五年二月既望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虞集微笑亭書

太原府壽陽方山李長者造論所昭化院記  
元祐戊申七月商英遊五臺山中夜於祕魔  
巖金色光中見文殊師利菩薩慨悟時節誓  
窮學佛退而閱華嚴經義疏汗漫因知統類  
九月出案壽陽聞縣東三十五里有方山昭

野一

三十五

化院乃長者造論之所齋戒往謁焉至則於  
破屋之下散秩之間得華嚴修行決疑論四  
卷疾讀數紙疑情頓釋因詰主僧曰聖賢遊  
止之地奚其破落如此耶僧曰長者坐亡於  
此山久矣神之所遊緣之所赴年穀常熟而  
物不疵癘此方之人乃相與腥羶乎方山之  
鬼莫吾長者之敬院以此貧吾惟古之使者  
毀淫祀或多至數千所即移縣廢鬼祠置長  
者像爲民祈福十月七日治地基八日白圓  
光現於山南於是父老扣頭悲淚曰不知長

者之福吾土也請并院新之施心雲起不唱  
而和主僧偈圓來告太師曾公子宣聞其事  
謂商英曰子盍發明長者之意而記之使學  
華嚴者益生大信而知所宗則長者放光以  
累子也不虛矣商英曰蒙塞何足以知長者  
雖然嘗試以管窺之夫華嚴之爲教也其佛  
與一乘菩薩之事乎始終一念也今昔一時  
也因果一佛也凡聖一性也十方一刹也三  
界一體也正像末一法也初中後一際也當  
處現前不涉情解以十信爲入佛之始以十  
地爲成佛之終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十一  
地謂之五位六位具十者以十波羅蜜爲之  
主也凡五位之因果各五十加本位之五因  
五果爲一百有十所以成華嚴世界之佛刹  
善財童子之法門華嚴世界一百一十而加



一何也一者佛之位萬法之因也五位者所標之法也善財者問法而行之之人也五十三勝友者五十則五位也三則文殊普賢彌勒也此經也以毗盧遮那爲根本智體文殊爲妙慧普賢爲萬行方其起信而入五位也

野一

三十一

則慧爲體行爲用及其行圓而入法界也則行爲體慧爲用體用互參理事相徹則無依無修而佛果成矣故歸之於後佛彌勒十信以色爲國者未離乎色塵也十住以華爲國者理事開敷也十行以慧爲國者定慧圓明也十回向以妙爲國者妙用自在也種種名號者智體之異名也觀其名則知所修之行矣種種莊嚴者性行之依果也觀其果則知所行之因矣大悲廣濟謂之海除熱清涼謂之月普雨法雨謂之因包含萬象謂之藏嚴

其上首謂之寶髻因果同時處世不染謂之蓮華摧邪見正而不動謂之幢悲智中道謂之齋性願普熏謂之香無爲而成者天也無方而應者神也無外而大者王也飛潛而雨者龍也處生死海而不沒者修羅也搏根熟衆生而至佛岸者迦樓羅也凡乎聖乎疑而不可知者緊那羅也曾行匍匐謙恭利物者摩睺羅伽也守護伺察者夜叉也同乎惡趣而滅其食苦者鳩槃荼也法音娛樂者乾闥婆也金爲堅爲剛爲黃爲白輪爲圓爲滿玻

野一

三十七

璚爲瑩徹瑠璃爲明淨無垢謂之摩尼漉沉拯溺謂之網高顯撻特謂之莖幹開敷覆蔭謂之華葉含育利生謂之宮殿觀照之根謂之樓閣無畏謂之師子超塵謂之臺榭出俗謂之比丘人鄺謂之居士長者同乎外道謂

